

亲爱的

# 阿X小姐

姚摩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com.cn>

亲爱的

I247.5

Y364

# 阿X小姐

姚摩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7898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阿×小姐 / 姚摩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7

ISBN 7-222-04115-X

I. 亲... II. 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3411 号

## 亲爱的阿×小姐

作 者 / 姚 摩  
策 划 / 瞿洪斌 海 惠  
责任编辑 / 海 惠  
封面设计 / 韩 瑜  
版式设计 / 袁亚雄  
内文插图 / 西 里  
责任印制 / 洪中丽  
出 版 者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经 销 / 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 (021) 64666373 64454620  
印 刷 厂 /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装  
开 本 / 890 × 1240 1 / 32  
印 张 / 13.5  
字 数 / 350 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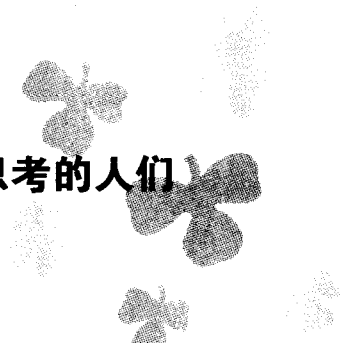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222-04115-X  
定 价 / 22.00 元

姚摩近照

正是对您不理解  
我始终在请教着——杜拉斯

**谨以此书**

**献给独立思考的人们**



# 超越 在“无声”中

序

张无为

姚摩还是让我愣怔了！即使在这大学生入学一个月  
内找不到对象就自惭形秽的时代。

一个清纯而寡言的小青年，冷然把 40 余万言的小  
说手稿合盘端出来，确出乎我意表，况且手稿的文面眉  
眼间标示的是“后现代”“恋曲”。

忙里偷闲，我只是随便浏览一下，不想眼球就被吸  
引住：开始是天成的哲思和内视角文笔，继而是新颖多  
变的叙事方式，结构断断续续，恰恰形成了一种张力。  
于是乎从大脑中就蹦出“先锋”、“新锐”、“前卫”等  
一系列词汇。尤其是作者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人生况  
味及其旨归；越发蒸腾着扑面的现代、后现代气息。用  
不时髦的话说，哇塞！蛮酷的。

对于后现代，我们也已不陌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  
后期的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朦胧诗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的个人化写作、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下半  
身写作等等所指涉的无不与后现代热点话题有关，但可

惜大多都在浮躁和一时的喧嚣中仓促滑过。近年，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批标有“后先锋”字样的作品或文集，但从创作现状来看，此类作品在我国仍处于草荒阶段，其不足之一便是——对后现代理解的片面性，尽管后现代在国外亦众说纷纭。

例如：打着后先锋旗号，或吵作一夜情或袒露个人隐私以博取某些人的猎奇心理，或以写真视角媚俗地迎合市场，这不能不说已走入误区；当然，也还有一些后先锋实验，但大多很稚嫩……这些也都成为后现代被睥睨和诟病的口实。

对别有用心者在此姑且不论，我只是说，后现代主义本真的问题是，我们针对它的理解和交锋与它在西方及为之争论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如：从尼采说“上帝死了”到福柯说“人死了”是否有其对现实的切实感悟和针砭意义？德里达等从功能上反理性、非本质是否缘于逻各斯中心及其文本确有先天的缺憾？深度被削平、历史意识消弭和意义降解是否验证了某些“权威话语”确有遮蔽“元话语”的症结？折中化、世俗化及主体性丧失是否昭示出后工业冲击下，人因边缘化而陷入深度迷惘的现实？文本的“延异”和“正反散射”等“语言转向”是否也是文学本体论、尤其语言文化研究的必然一环？……诸如此类，在我国批评界至今仍鲜有高论。正如有一次，播报“今晚有雨”的中央气象台，因当夜风清月朗就受到奚落，而可笑的是，奚落者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

当下，后现代主义在我国命运如同现代派之于我国 20 世纪的 80 年代，时髦而颠簸。这除却在读者群中依然延续着严重的成见之外，事实中的创作者也难辞其咎。惟其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介入后现代并对其加以理顺和超越。



罗蒂断言：“没有人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何时与真理相接触。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物理家还是诗人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一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是的，有志者除了会心探索之外，不会期待或指望什么。

德里达说：“不仅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并且对作为逗留而已达到的地方也知之甚少”。但他还说：“解构首先是对原始的‘是’的再确认……就是专心于在破坏阶段之后的重建。”

当前，我们也必须“立志于人的感性解放，反对人的感性在封建意识形态结构中以及在商品经济中双重异化……永恒地祝福人的激情、回忆、渴望、爱恋……在历史之维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在时间序列中的因果关系，试图重新恢复文本的深度模式。”（葛红兵语）

可喜的是，我在这部《亲爱的阿×小姐》（原名：《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恋曲》）中才真正发现。

这部作品是基于大学生活氛围中感受新新类青年生相的。全文以主人公黑明与阿×、菲儿的恋情为重心，并穿插了他与杳子、婷婷等女性的交往，还有他与母亲及与宿舍同学的关系，由此集中展示出当下青年带有另类性特点的生存氛围和精神状态，尤其是他们的追求与惶惑，无奈但抗争，盲目而伤怀，顺应又超越，感悟却失语等等。

这个纯然而凄艳的情爱故事的主轴是——由黑明的内视角展示他对情爱的体验：从青梅竹马到情窦初开，从对情色肉身的沉溺到对柏拉图式爱情的向往与努力，从主人公施爱的随意作为到又因菲儿不忠而心生嫉恨，从对现实之爱的厌弃到为爱情的流逝而追怀，从对爱的



不断追问到身在爱欲中又只能沉默无语……个中所显示的无疑是当今时代情爱当事人的生相及体验况味，也是他们对自由又困顿的情爱生活的体验与诠释。

可见，文中所展示的绝非仅停留于“天亮以后说分手”式的暂时的肉身欣快层面，相反，主人公也在不时地追问形而上的可能。诸如黑明即使在欲望发泄之后并未释然和满足，而是陷入更深度的空虚和落寞；还有黑明对生与死、瞬间与永恒、存在与意义等问题的反思。这或许并非后现代的平面化，但这正是其可贵之处。或许这才是中国后现代的应有特色吧！

对某些中国特色，我实难苟同，也甭想设法让人轻信，而对于人类共识性与个人化之间的联系点才尤其是文学创作所应关注的。如果说，德里达从理论上摧毁逻各斯中心还可以理解，但在创作上，逻各斯（而非中心）还是不能绕过的，只是如何运用和发挥其功能的问题。

1989年，许子东先生在《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曾认为，我国意识流显示的是由理性剪接而成的政治错乱感，并非西方的沿着心理时间去探索潜意识；我们的象征蕴涵更多的是政治批判和民族自审，却很少对人类命运作形而上的思考；我们的荒谬和黑色幽默所揭示的是社会中的多余人，而非西方中的旁观的局外人；我们作品中的性意识更多的是在社会礼教下性的苦闷和变态，而非西方中以性冷漠洞察生存危机；我国文学中体现的价值崩溃后的悲观是对革命传统崩溃的失望，而不是西方中的面对高科技之后反而怀疑人类前途。

应该说这在当时还有一定真理性，但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状况显然已被超越了。

本文中的情爱的确是毛茸茸的，穿插记录的两性交

往，一系列爱欲的环节和过程姿采各异，细腻流畅而隐曲有度；例如同是写做爱，笔法也有别，细节活现而不惟展示，虽有游戏成分，而更多的毋宁说是新青年心态并由此构成能指系统。而且，作者在尽力展示大学校园及校园外多样的场景和事件（如：都市及亲人的生计；家教际遇，社会交往等），且都能遵循事态的自然变化和发展，个中亦折射出社会的漫漶无序，破碎弥杂，因而令人深思。

该作品的情节沿着黑明与昔日恋人之间的活动轨迹，先平行后交叉地展开，看似零乱，但因有黑明的经历和心思的牵引，就形成了开放而灵活、生活化而不呆板的文本系统。加之新颖的叙述视角和有创意的叙述方式。（这在文中比比皆是。如：叙述中可以随时中断，跨越时空界限；黑明的生活是以三种人称展现的，最后又与作者融为一体。）这样，现实与虚构在作品中难分难解，似真似幻，以此也表明这个世界充满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此外，生动的细节以及可理喻的戏剧性、偶然性，强化了可读性，亦丰富了作品蕴涵。尤其是后半部分。作者简直在实施着“语言的狂欢”，显示出浓重的诗意和黑色幽默风格。

难怪，作者的一位朋友在阅读过此手稿之后就对我讲：“读后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那种感动像清风拂面，很简单地渗透到内心。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的！如果说一部作品使人喜不如使人惊，使人惊不如使人思，那么这部作品就属于后者。你不可想象一位年龄只有21岁的作者，内心燃烧着怎样的颠覆与冲动，他极大地刺激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经验。作者身上蕴藏着那种反叛、求索、创新的精神对于时下的中国文学来说，是非常可贵而必要的，也充分显示出汉语写作的广

阔空间。”这番满怀激情的评价应该说也是到位的。

作者曾说：“所谓写作与交流，就是想办法能让任何人相信任何事。而只有通过连续不断的，一连串的冒昧之笔触，方能最终动摇读者冷漠的城墙。”我认为，作者的这种创作理念与实际效果是能够吻合的。当然，作为大学生活题材的长篇，课堂生活不能过分弱化，交往方式还应富于变化，社会生活面也尚需拓展。我想，随着作者的阅历、自觉和长进，一定会操作出更可人的文本形态。不过，就此篇而言，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相信，广大读者朋友观后，还能领悟到我尚未感受到的东西。

是为序。

▲ 2004年5月1日 于五扇斋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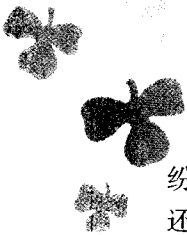
你什么也不可能真正留住。一切都过去得太快，二十年，是的，接着二十一年，你對自己說，總之過去很久了，這一切，一個女人，在某一天，然後。然後什麼也沒有了。一切，事實上，照你說，都在緩慢地離你而去，儘管，不會發生什麼無可救藥的事情，但當你，張開嘴巴，或開始寫作的時候，很有可能，一切都會變得更糟。

阿×：“一切都在遺忘中”。是的，我對自己說，我明白，並且，一切都迫使我回到現在。“但我什麼也沒有忘記。什麼也忘不了——” 每種肯定都以否定而告終。

每天，我信步走在這片街區，漫步，回到室內。在燈光下，重又工作。抖掉身上的煙灰，眼含憂郁的、傳播愛的微笑，而後……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感到的不是欲望減退，也不是厭膩，我這樣說，而我就在瞬間想起阿×，可這個念頭是如此強烈讓我的心都快停止了跳動。然而現在，如果說我能記起一種氣味、一種溫度、一個乳房、一個片段，那也是很勉強的。但並不是這樣：重現每一幕場景。

場景 1：17 區。那條街。阿×22 歲光景，穿着淺藍色的女服裙，每次和我散步時，說起 17 區那條街來，她便微笑。她說：“外面，街上，喧鬧嘈雜令人難以呼吸。”我沿街而上，朝廣場、樹林、堤壩、公園、草地走去，阿×就走在我的身旁。當然，這是在別的地方。阿×那淺淺的檸檬黃的頭髮，長長的、散散的披在肩上。她開口說話的時候，唇邊有一小團淡淡的水汽。過往的行人從街口穿過，盯梢女人的男青年們左顧右盼。所有的聲音都被風傳遞着，聲音都被放大了，顯得很不和諧。嘈雜。色彩





纷。行人们拖沓着脚步，汽车的轮子碰撞着地面，鸣笛。刹车。还有自行车脚踏板和链条的声音，自行车铃的声音，牵狗的皮带上弹簧钩的声音，开口袋拉拉链的声音，说话声，笑声，喊声——一个人喊另一个人回答听到了叫喊，音乐声，油罐卡车颠簸的声音，学生书包里文具盒的声音，皮鞋铁鞋底的声音，以及机器的轰鸣声。阿×是喜欢听这样的嘈杂声的。不管是 17 区，那条街，还是别的任何什么地方的嘈杂。从小，阿×便住在一个热闹的、即将窒息的街区上。“我 17 岁的时候，阿×18 岁”。

（这一切是那么奇怪，不可理解。是的，他对自己说，他明白。并且，一切都迫使他回到这儿，或下滑。在下滑。因此，过了这道柔软的障碍物，就再也没什么能阻止了。不可阻止，一切，事实上，照阿×说，都在改变。）

那些发生在 17 区，那条街上的事情，没有被记忆抹去，一切都历历在目。你的生活，你的小小的微观世界的生活，在同 17 区那条街同样成长起来的人们，是一种打了折扣的形式和节奏的混乱的生活。

几十万人都躺在那个区域里，对世界一无所知，只是张大了嘴巴，鼾声如雷。在夜间，在逃离了一天暴跳如雷的学校生活之后，年轻人开始活动。开始了翻墙、窥视、偷窃、捉奸、疯狂。将来，他们——或者说你们中的超现实主义者完全可以证实、了解这个时代，这样一个时代，记下这个阶段的经历，这比那些在历史教科书、文学、诗歌、绘画和政治方面进行有限探索的团体活动更为具体。在 17 区，他们——或者说你们，必须时常处在自身所扮演的角色的巅峰状态。你，黑明，当时只有 10 岁，沿着那条街漫无目的地行走、奔跑，就像饥饿的小公猴找寻柔软的天鹅绒下温暖的部分，你在那条街上与阿×相遇了。

**场景 2：**错落有致的阴暗的街上，传来嘈杂与种种不和谐的节奏，潜在的音乐——隐约的从一扇啮合的并不严实的门缝里透进来。刺耳。粗糙。硬还是软：身体的线条。水。木质。毛发。皮肤。墙壁。光线，黑洞洞的影子像是膜拜者匍匐的姿势被人碰

倒。女人，顺身势而流动的色彩在褶皱间蔓延，有丝绸的柔软、骨骼的刚硬。她木然的停在那里，无意识的听着那条街的嘈杂，听着他的脚步从门前消失的声音，她打开门——他已经消失了。淡弱的斜照的阳光下，她的皮肤细腻，丰盈，软得有深度，白皙（略微暗淡）的皮肤如上等的锦缎。

**场景2之前：**他站在她的面前。转瞬间，他看到从她身上反射出的那道影子：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儿，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不安和歉意的神色，她没有说话，没有动，直勾勾地注视着撞进来的他——或者别的什么，没有做任何揣测，只是静静的（但有时她咳嗽），她看上去很虚弱。

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她的头动了动，她看到他那深沉的瞳孔，那眼睛睁得很大，一眨不眨。她仍注视着他。弯着膝盖，接着，他看见她的腹部和胸部使劲朝上抬，裂开一般，她的肋骨，她的乳房……

一切都结束了，包括她最后的动作和掩饰。

——一个男人的胳膊露了出来。

一个和她同样赤裸而疲惫不堪的男人在她没有完全防备的情况下露出了破绽——比如他正悠闲的掏鼻孔或搔屁股时——抬起了胳膊。

**场景3：**阿×坐在台阶上，然后，她走了。

她说：“黑明，我走了呵。”

你坐在167级的台阶儿上，晒着黄黄嫩嫩的晨光，很美很柔和。看街，看人，看她们朝陌生人丢媚眼、卖弄大腿；你皱着眉头——比如对忧心忡忡的家庭的几分不成熟的担忧。你歪着脑袋舌头舔着唇，努力诠释台阶上用粉笔画着的两个在亲嘴的小人，还有类似“阿西喜欢雯雯”之类的配文。

阿×在街角，拐弯，消失了。她的舅母可能又在叫她了，扯着嗓子喊：“阿×，你又跑到哪里去了——礼拜天也不安分儿！”你只是无端地坐在台阶上，打瞌睡，或者终于听到有人吹牛，吹了牛上了跳水高台却怎么也站不起来，光趴在那里俯视着下面阵





阵哄笑的观众，巴不得一头扎下去死了算了，像罗克威尔的《跳台》。你也忍俊不禁，笑起来，轻轻的——你从来就不是一个激烈的人。

你回家，从那条街上走过，蹲在门口啃着手指的蠢汉的弟弟就说：

“看哪，活宝来啦！”

太阳落山了，17区，那条街上的太阳的余晖虽然没有了温度，但还有光线，妓女总是要出来——打着哈欠，直着腰把手举到眉上站在高高的木台前，迷离地对天边那道底线发出一丝敬意。然后，她们会哭泣，会笑，会说话，说的话类似于毕加索：“我死的时候，将像海上失事一样。一艘巨轮下沉时，周围许多人会和他一道沉没。”

你母亲便是那说话者之一。

毕加索喜欢把女人比作狗——你是不喜欢的——对妓女也如此。

你走的那条街，街道显得无尽的长，西边最后那阳光清艳、宁静，像希什金的风景画。你像走进一个深渊，却没有一个深邃幽寂的心境，街边的建筑，稀落的杏树，白杨，青松，苍老破败的古围墙，高高站着的面容憔悴的女人，都使你觉得像是一道道铁栅栏。你拖着长长的阴影，可你感觉那是月光的影子，一条斜向的直线，有着不可名状的阴郁和冷冷的感觉。一切都是真实的，但似乎又是幻觉，17区的天空，街，人，影子，像是哪一场既不真切但能嗅到气息的梦境。

## 2

17区。那条街。总是聚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溜出来，舞拳弄脚地从街上掠过，有时碰巧遇到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一群人就





围了过去——直闻到尿味和腿的颤抖。街上总是弥漫着像是从沼泽地底下发出来一样的味道。说不上是臭，也说不上是肮脏。

父亲和后妈做爱的时候，或是为某件事在对方看来极不光彩的事情争吵不休时，这时有人敲门，门突然打开了，来了一位客人——于是，气氛立刻就改观了，脸笑起来，对地上的沙发和板凳指指点点。然后马上：有人会交给你一个玻璃瓶，示意你到街口的酒店去打酒。

你跑下楼，蹿到街上。在通往酒店这一段路，你得经过阉割站、理发店、隐蔽的青楼，等等。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正当你提着空酒瓶经过阉割站的时候，你会看到阿西的父亲正用阉猪刀对他比画着，并用皮带啪啪地抽他，一看这种情形你就蹦起来激动不已血脉喷张；冲到了理发店时，雯雯的母亲孤独而宁静地抬腿坐在靠椅上，低着头正在抠脚丫子，光着的腿像白鹤的腿一样细长；而雯雯，正在镜子前摆弄她的头发并无法抑制地哼着歌，你路过时她母亲迅速地仰起头来，又失望地垂下，然后重又懒懒地眯着眼睛，抬起腿，抠脚丫子。

你以同样的步伐前进。

几个青楼里出来工作的姑娘以优美的姿势观望着长街上的人影，她们仿佛受到了某种魔法的驱使，那站立的形象已经完全变得像一只奇怪而美的海鸟，轻巧地、像牙齿一样白的大腿几乎一直光到屁股边儿，那里一圈隐约外露的裤衩的下口就像由绒毛组成的鸟羽。你过去了，她们轻笑着柔声地叫道：

“小家伙，呵。”

她说话时脸上就带着小姑娘气。之后，你总是听到从墙那边传出一连串发疯的叫喊声。疯人院吧？

然后到了酒店。走进门了，有一个四方的窗口，你从窗口把玻璃瓶递进去，等着，直到装满白酒的瓶子递到手中。你还会看到酒店老板的儿子——一个年龄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囊仔。你听说他有智障。

他只会说“吉噗。吉噗”，他对什么都说“吉噗。吉噗”，他

们路过时学他喊叫，他一生气就使劲儿摇头：

“吉噗。吉噗。”

像发出一串痛苦而难堪的嘶叫。但是囊仔的弟弟二郎喜子在场时，他们学他哥哥乱叫使他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二郎喜子跟人打了起来，而囊仔看到弟弟受到了拳头的攻击，也狂叫着“吉噗”打了起来。他不仅打男孩，也打女孩，结果酒店门口就乱成了一片。

酒店里的老爷子听到了吵闹声，放下账本，解下自己的裤带，怒不可遏地从里面冲出来，一把捉住囊仔，就啪啪地抽打。

人散去了，二郎喜子还站在街口哭泣。而一旁——“吉噗。吉噗”的叫声沙哑无力。

### 3

阿×有时偷偷地上楼来叫你，轻轻地敲着窗户：“黑明。黑明。”然后你出来。迅速地牵着阿×的手跑过那条街，穿过人群，拐弯，阿×说，我又看到你妈妈了。你们偷偷地躲在街口，墙角边，看你母亲——

快刀玛丽。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从嘴里或鼻子里喷出来。熟练而迅速地喷出一股股烟雾。这是她想对周围事物表示不满以及苦闷和烦恼时的惯常动作。“漂亮的骨骼结构”——客人的评价总是刻薄，她无声地笑了一下，站在门口，正对着街上的餐馆和酒吧。几个男人和女人从里面走出来，男人朝四处张望。随着视点的改变，眼睛对三度空间的感受自然敏感而强烈起来——她没有办法做永久性的停留——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孩）站在酒吧一侧：痛苦与失落被逼仄到角落里。